

## e 书人书话

## 给我更多的读书时间

□安庆

这是一个名人曾经在少年时代说过的话,他酷爱上了读书,可是,由于家境的窘迫,他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,他要过早地和家庭承担起生活的负担。他的父母看到了他目光中的渴求,对知识对读书的渴望,从此开始尽量腾出更多时间让他读书。他照样干着力所能及的活儿,只是把更多读书的时间挤在晚上和早上,后来让他成为一个学者,一个在国内乃至国际都有声誉的人。

我在少年时代就记下了这个故事。我也有过如他一样家庭的困窘,有过拼命地趁着最后一抹夕阳读完几页书,在早晨的第一缕晨曦里伏在窗口如饥似渴地读一本书的时光。我感谢那些曾经滋养过我,实际上一直还在滋养我的好书,在所有的光阴中,唯有被书占有的时光是最宝贵,最让人独享的。我感谢舅舅家二棚上那些旧书,一个午后,我趁着表哥午睡爬上二棚,我在凌乱的杂物间唯独看见了那些书,包括当时流行的长篇和硬皮的章回小说,沿着这几本书,一个孩子的世界打开了,它启开了我人生的一扇窗口,让我找到了为之贪婪的幸福。记得那个午后我是偷偷地离开舅舅家的,我怕表哥醒来要回我想看的书。代之而来的却是表哥和姨家一个姐姐的支持,他们相互地传开了,他们的一个小弟弟非常地爱书,我的那个姐姐在一次从城里去舅家赶庙会时,给我带去了几本诗刊,几本当时的文学杂志,就是几本诗刊让我开始了从爱读到写作的尝试。再后来我爱上城里的书店,趁一个星期天步行几十里去书店看书,把母亲给我的吃饭钱换成一本书回来,毕业后在一个工地,我把父亲给我买的用来上工穿的帆布鞋打折卖给工友,用换来的钱去了书店,我记得买来的是唐弢的《落帆集》和莎士比亚的《十四行诗集》。我感谢我小学时光中村里的一座造纸厂,它就在学校的南边,一墙之隔,一天,我从窗口看见了纸厂的院子里扔的那些收过来作为废纸的旧书。我有了一次逃课,我坐在废纸堆里翻看旧书,捡走我想看的相对完整的几本。我被看门的截住,我虔诚地求他,终于把他打动了,我现在非常感谢他那一次的高抬贵手。从此,我又几次潜入废纸堆,捡走过几本书。

后来,我记下了很多关于读书的谚语,诸如:少年不知读书好,白发方悔读书迟;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;书是人类知识进步的阶梯;我扑在书上,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;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;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等。还有诸如凿壁借光发愤读书的故事。

知名作家、编剧麦加最近在一次谈话节目中谈到读书时说,每一次出国,让他心动的,不是他们的经济和城市的建筑,而是在地铁和站台上看到的读书人,一个国家读书人越多才更有希望,他们知道他们该敬仰什么。麦加说,小孩和精神是最不能毒害的,把物质当英雄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症结。著名作家毕心宇在一篇文章里说,在一些国家,他最感慨的是随处可见的读书人,他们捧一本书出神的状态。在他们的言语里透露的是对读书气氛的呼唤,表达了他们对当前中国读书现状的困惑。无疑,这两个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的作家,都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,也是读书成全了他们。我认识一个酷爱读书的官员,他曾对他的员工算过读书的时间和效率,一天挤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周可以读多少书,一月、一年可以读多少书,并且非常支持他的员工读书,让他们列出读书的计划。他说,如果他的员工桌子上多放一本书,他会对这个员工高看一眼,一个热爱读书的员工,他的素质不会低;他还说,在工作不紧张的时段,他宁愿员工能静下心来在案前或回家多读一会儿书。一个单位有这样的官员应该感到幸运,他影响的是一个单位是一批人,我一直尊敬他不是他的地位,而是他对读书的态度读书的境界。

我不企求“黄金屋”,也不企求“颜如玉”。作为一个爱书人,我只想疯狂地读书,我只希望我不辜负读书的时光,我愿意“扑在书上,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”,我唯愿读书成为我人生道路上一种精神的依托,成为我思想和修养进步的阶梯。有书读,是我最大的幸福,最大的满足。

我最大的愿望是每天能多读一点书的时间。

## e 文人轶事

## 胡适的牌德

□刘诚龙

与鲁迅先生相较,胡适博士还真是自由主义者。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女士试婚老久了,他携许女士到杭州游,夜半住宿宾馆,鲁迅先生非要拉许钦文睡中间,他与许女士分睡两边,这殷事,若搁胡博士,早公开自由恋爱了,胡博士少年孟浪,出入秦楼楚馆,不止十回八回,赢得青楼厚幸名——鲁迅那么拘谨,比较之下,胡适不更自由?鲁迅活得累,胡适日子过得轻松优游,别的不说,单说打牌,可见端的:鲁迅日记记生活,多是扃户闭门,不是读书,就是写作,别人来找他玩,他不太乐意,大半生命形影相吊于书房。而胡博士呼朋引伴,活得洒脱多了。

胡适在上海新公学读大学,打牌打得厉害,课也没去上,栓起门在寝室里搓麻将,他自述是:“从打牌到喝酒,从喝酒到叫局,从叫局到喝花酒”,放下这花样玩,换上另一种玩法,一副纨绔公子模样,“我那个月之中,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,有时候,整天的打牌;有时候,连日的大醉”。有好事者统计,胡适在1910年1月到2月两个月里,日子记载的打牌次数是16次,实际恐怕不止这数吧,专心致志打牌,打得天昏地暗,暗无天日,不舍昼夜,他哪还有心思记日记?

胡适自谓,他当时那么疯狂爱上打牌,倒不是耍名士风度,也非以非常方式与大学教育叫板,而是一种“革命的苦闷”,他在《四十自述》里道因,是“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到打击”,上海新公学当时闹民主,学生哪里闹得赢当局?胡适与同学们集体退学,又不敢回家,怕老母举竹扫把,给一顿“笋子炒肉”,没书读,待在学校,“前途茫茫,毫无把握,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,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,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。”天天向下,堕落过日子,比天天向上,攀升过日子,那日子过得快

些,这是的论。牌中一日,世上已千年,牌里逍遥,洵可消愁。

若说10年前,胡同学打牌是为消愁,那么10年后,胡教授搓麻将,则是消闲了。上世纪20年代,胡适已是博士,26岁英年,成北大教授,青年得志,无愁有闲,“我的天性是不能以无事为休息的,换一件好玩的事,便是休息”,好玩的事多呢,“但‘打茶围’,涎坐在妓女房里,嗑瓜子,吸香烟,谈不相干的天——于我性情最不相近。”这话可有点言不由衷,当年“喝花酒”,怎么回事啊?恐怕是怕江冬秀太太那“两把菜刀”来闹“婚姻保卫战”厉害吧——老婆善管老公者,多是一收一放,老公去青楼里与女性嗑瓜子,那绳收得紧;老公去朋友家与麻友牌友斗地主,那线多半放得松。胡博士就将搓麻将拟为“秉烛看海棠”、“深宵探春竹”一般雅事,“打球打牌,都是我的玩意儿。”

读书十天,已是博士,打牌十年,犹是新手。胡博士爱牌,玩小意思,基本上是赢得少输得多,去得多,进得少。贫者来做牌友,他扶贫——白腿把子吃黑腿把子,他心里有障碍;富公来了呢,心障倒没,手气不争气,几乎都是帮富——胡博士打牌,当不了坐庄主,当的是光绪(光输)皇帝。

胡适牌技不精,牌德蛮是可以。

梁实秋先生曾看过胡适打牌,那年是在上海,胡适喊了一桌,本来叫梁实秋参战的,梁公自称是家教严,从小没摸过牌,“不知麻将为何物”,照例当看客,坐壁上观,这场牌局安排到宾馆开房,设在一品香馆子里,牌桌好,硬木的;牌也好,很禁摔,牌拍桌子,砰砰砰,震天价响,声高气高嘛。参战的都是中国大师级人物,潘光旦,罗隆基,饶子离,加上胡博士。文士混战,互有胜负。三人赢,输胡

适一个,三吃一。胡适输得裤底见底了,最后一把牌,来了好机会,胡博士坐庄,牌也来得好,牌式是一吃三来势,只是我好你好他好,大家都好。胡博士是清一色,已听张了;邻座的罗隆基与饶子离是对对碰,对面潘光旦呢,是大满贯,单吊白板。

胡适抓到一牌,开了杠,再抓来一只牌,恰是白板,胡适看桌上,已是两只白板,迟迟疑疑,犹犹豫豫,心里紧张,碎嘴子:“该不是吊这一张吧?”左右两座一喊:“扣他的牌,打慌算了”;一喊:“生张打不得,否则和下来要包”;潘光旦起哄:“别打别打,我单吊白板!”真劝假劝,搞得胡博士脑大,将那牌,摸摸,又摸,想拆对子,又舍不得一副好牌,念念有词:“冒一下险,试试看。”逡巡,逡巡,又逡巡,然后是视死如生,赴汤蹈火般,摔了白板去——哪试得的?梁实秋先生站干岸上做评论家:“人生自古在尝试,这回是,尝试成功自古无!”潘光旦先生偏偏吊孤张,吊的就是这白板。胡博士愿赌服输,没把牌抢回来。

胡适这一炮,放得响亮,一个人包圆呢,一算账,30多块银元。一块银元算人民币,有五六,一把牌下来,输了千把两千,输赢算大,可是胡适早输了个精光,哪还有钱付?此事若搁军阀张宗昌,早冲账了——张军阀最爱打牌,打牌赢了,他要;输了,他说欠得哒,挂账;是输打赢要的角色。牌上欠账,哪个还?还个矮子鬼!胡博士虽是“文职的营生”,却有一股“武夫的豪气”,当场开了支票,事后系数给了潘光旦。

胡适牌技不好,牌德好,是牌场招商引资最佳人选,若是三缺一,喊胡博士来玩牌,那是何等快活事?长叹一声以掩涕兮,再喊胡博士,他先是隔了海峡,后是隔了天界——他不是三缺一,是13亿缺一了。



## e 城市地理

## 幸福的红瑞木

□王新

郑东新区有一个如意湖,与如意湖相连的是纵横交错的大小运河,大小运河的岸边,生长着茂盛的红瑞木。茂盛

的红瑞木,在不同的季节里展现着不同的姿态,营造着不同的景色。

红瑞木又叫红榎木,是山茱萸科的落叶灌木。春叶翠绿,夏花雪白,秋叶火红。随季节的变幻,果实由圆圆的绿、圆圆的白变为扁圆的黑。霜降过后,脱去满身的红叶,红瑞木露出珊瑚般的枝干,一丛丛,一片片,鲜红欲滴,醒目撩人。特别是在雪后,枝条的红润与雪花的洁白交相辉映,妙不可言。从2003年起,红瑞木就作为新区的一部分,在这里幸福地生长着,繁衍着,伴随着郑州新区一天天长,一天天长高,一天天变绿,一天天变美。

来到郑东新区,你会感受到这里的高。

新区的中原福塔,高388米,是世界上最高的全钢结构电视塔。塔上,268米高的空中玻璃走廊让你“步步惊心”,塔中,世界上最大的全景画让你饱览《锦绣中原》。屹立在如意湖畔的郑州会展宾馆,身高280米,外形酷似嵩岳寺塔,被誉为“中原第一高楼”。

二高之上,你可以北望黄河,南眺嵩山,新区美景尽收眼底。

来到新区,你会感受到这里的绿。

300多种乔、灌、草、藤、竹类植物编织的绿地,使新区的绿化率达49%。浓淡不一的绿色,使新区空气清新,生机勃勃,成为郑州的大氧吧。运河两岸,烟柳如画,樱花烂漫。外环路旁,广玉兰叶绿如翠,花似白莲;百日红迎风弄舞,摇曳多姿。内环道边,大叶女贞叶秀枝清,经年常绿;红叶李先花后叶,树如其名,四季皆美。市花

月季组成的图案,姹紫嫣红,与周围的建筑相得益彰,相映成趣。

绿博园是国内一流的大型生态主题园林。园内有中原地区规模最大,花形、花色最多的声光音乐喷泉,唯美壮观。94个永久性展馆汇聚了国内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不同地域民俗民风和历史文化内涵的生态文化园林,不同的季节,举办有不同的节庆活动,为您展现不同的风采。

雁鸣湖自然生态景区,因每年冬春栖息众多的大雁而得名。景区内6万亩的森林、11万亩的黄河自然湿地、5000多亩的湖面、640亩的观鸟林。来这里,你会看到翠柳环绕、烟波浩渺,感受到林幽、水阔、草密、风轻;来这里,你会看到水草丰美,蒲芦丛生,享受到槐香、鸟鸣、鱼鲜、蟹肥。在这里,你可以悠然垂钓、荷塘采莲,你也可以幽林听蝉、荡舟寻鹭,信然自乐……

来到新区,你会被这里无处不在的美包围着……

庄重大气的河南艺术中心,把河南古代文化与现代建筑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,平均两天一场的音乐会和经常性的公益艺术展览、讲座,呈现给世人大都市的风范。

纵横交错的生态水系,使新区充满灵性。运河之上,105座大大小小、风姿绰约的路桥,一桥一景,桥桥有新意。近500座风格各异、特色各具的雕塑,各有内涵,竞相争辉,成为新区的生动点缀。

光影交织的夜晚,风轻轻,水潺潺,流光溢彩,如梦如幻。6条夜景旅游线路使你看到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郑州。

在新区,地绿、天蓝、空气清新。在新区,神清、气爽、优雅惬意。生长在这里的红瑞木很幸福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幸福……

## e 人与自然

## 雨花石

□余来水

朋友从南京回来,给我带回五块雨花石。

最早知道雨花石,是关于雨花台,革命先烈在此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,让人难忘。革命历程是惨烈的,但“雨花”二字,却透着灵性。

朋友送我的五块雨花石,长三四厘米不等,宽二厘米之间,色彩各不相同,一块呈橘黄色,底部有一点白色点缀;一块淡黄带乌色;一块黄色半透明稍带绿色;一块白色带杂色;一块鹅黄色。

雨花石是一种天然玛瑙石,也称文石,主要产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及仪征市月塘一带。相传在一千四百年之前的梁代,有位云光法师在南京南郊讲经说法,感动了上天,落花如雨,花雨落地为石,故称雨花石。讲经处遂更名雨花台。传说不过是传说,雨花石的神奇得益于自然的造化,可是“花雨落地”的美好景象的确让人向往。

经地矿学家考证,雨花石形成于距今250万年至150万年之间,是地球岩浆从地壳喷出,四处流淌,凝固后留下孔洞,涓涓细流沿孔洞渗进岩石内部,将其中的二氧化硅慢慢分离出来,逐渐沉积成石英、玉髓和燧石或蛋白石的混合物。雨花石的颜色和花纹,则是在逐渐分离、不断沉积成无色透明体二氧化硅过程中的夹杂物而已。

这样看来,雨花石的出现更是难得,上百万年的锤炼,地球岩浆的炽热,造就美玉之肌,斑斓花纹。而我有幸得到朋友的馈赠,五块雨花石,不仅仅是美玉,更是一种真挚的深厚情谊。

雨花石早在历史上就已被社会大众喜爱,成为帝王将相乃至寻常百姓争相把玩的对象。春秋末年,孔子所著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:“扬州贡瑶琨”。瑶琨者,似玉的美石,即玛瑙。而扬州的辖区真州(今仪征市)惟盛产玛瑙,是雨花石的主产地之一。还有不少散见于史料中的诗文称雨花石为女娲补天的遗石。如清代孔尚任《六合志》诗:“珍重养清泉,有时天可补。”

明《一统·南京》称“雨花台石,聚宝山出”。可见,雨花石和雨花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虽然雨花石并非产于雨花台,但是其石名远扬,声名远播,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雨花台。

把玩雨花石,我对其夹杂的异色及杂物感到遗憾,白玉微瑕尚令人接受,可是像雨花石这样小小的玛瑙,几乎都有夹杂物,难免让人遗憾。

可是一想到残缺也是一种美,比起人工制作的精美器物,“抱残守缺”的雨花石正是自然形状的呈现,而自然的,正是美好的。